

與空氣的對話

泛泛

凌晨2:35點著一盞燈，仔仔細細的修著指甲。

十根手指，十根腳指，仔仔細細。

害怕。真的害怕在失眠的夜裡，無事可做。

害怕。真的害怕在這樣的夜裡，不小心又想起一個人。

習慣了，出門前留些字條，交代著我什麼時候回來。

習慣了，一個人的日子，與空氣對話。

自言自語似的。

愛上存在於空氣的人。

鑰匙還在那個人手上。他說他一定會回來，一定會回來。

我相信他。如果不信，就不會等了。

只是呵！他不回來也好。

玫瑰就是為了不叫人擔心，所以有刺。

我很堅強，不要緊的。

刺對我本身而言，已經夠了。

更何況，是一朵放浪形骸的玫瑰。

入冬以後，常常病著，時好時壞。

沉珂難癒。

恍恍惚惚的，人在身側的耳語，竟聽成了反覆的誓言。

約莫是中了那個人的蠱。

蠱惑，一輩子都逃不出來的。

刻意背著光行走。

只有躲在影子裡，才能理所當然的思念。

單單思念，也是沉珂難癒。

無可救藥的自殘。

想念他微笑的方式，想念他走路的方式，想念他睡覺的方式，

想念他喝水的方式，想念他任性的方式。

想念他背叛的方式。

沒有救贖，讓自己痛。痛到最底，就什麼都可以忘記。

只是，他不回來，也好。